

不可少,银翘散中之荆芥、薄荷、豆豉,与柴胡饮中之柴胡、防风、陈皮类似,而以后者之解表力较强。吴鞠通说:“银翘散乃从清心凉膈散加减而成,病从表起,去入里之黄芩,勿犯中焦。”则拘泥太过而不切实际。其实,一药有多能,黄芩亦入上焦,善清肺热,从未见其有犯中焦之弊。如银翘散之银花,既能治上焦风热,又能治大肠热痢,岂非直犯下焦乎?此方以正柴胡饮为基础,去生姜之温,既采银花、连翘之辛凉,又用黄芩、栀子皮之苦寒清热。叶天士云:“温邪则热变最速。”既然“最速”,则勿等待其“到气才可清气”,而及早用苦寒清里热之品,以防患于未然。又加芦根之甘寒,清热保津,亦是治未病之旨。多年实践证明,此方疗效远胜银翘散也。

清肺柴胡饮:柴胡 12g,防风 9g,白芍 9g,陈皮 5g,甘草 5g,桑叶 9g,菊花 9g,牛子 9g,北杏 9g,桔梗 5g,鱼腥草 25g。

风温犯肺,常有表证未解,身热未退而咳嗽频频者,吴鞠通用辛凉轻剂桑菊饮治之,但解表清肺之力皆薄。故仍用柴胡饮解表邪,加入桑叶、菊花、牛子、北杏、桔梗等理肺止咳,而重用苦辛寒清降之鱼腥草,则更增强其清肺止咳之效。

2 败毒散加石膏,迅祛热疫

众所周知,人参败毒散乃辛温解表之剂,温病学家多畏忌不用。然喻嘉言则极力推崇此方,说“热暑湿三气门中,推此方为第一”。余师愚擅用大寒之剂治热疫,犹谓“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”。可知此方败毒之力甚强,运用得宜,能收捷效。1958年春,流感肆虐岭南,多出现外寒束内热如大青龙汤证者,用人参

败毒散加石膏治愈 1000 余例,皆 1 剂知,2 剂已,疗效较其他中西方药为优。

1985 年 9~10 月,广东登革热流行,经治 200 余例,全部治愈。病初起多振慄恶寒,重裘不温,壮热无汗,体若燔炭(40℃以上),头痛如劈,项强拘掣,面赤睛疼,骨节如被杖,腰背如折,烦躁口渴,脉浮洪数,舌不绛不燥,苔白黄欠润。此感受疫邪,卫气同病,表寒极盛而里热方炽也。若仅用辛凉之剂,病重药轻,病邪即迅速传变多端。

急用人参败毒散重加石膏治之(以其项强面赤,以葛根易川芎)。方药如下:党参 12g,羌活 10g,独活 10g,柴胡 12g,前胡 9g,葛根 20g,茯苓 12g,桔梗 9g,枳壳 9g,甘草 5g,生石膏 40~80g。

水煎成大碗频服,两三小时后,即溱溱汗出,热随汗降,全身轻快。平均 1.5 天热净,病亦速愈。可知辛温解表与辛寒撤热两法合用,确能顿挫病势,缩短病程也。

3 把好气分关,用下宜早

治疗温病,若能把好气分关,则热邪逆传营血之危证可大大减少。伤寒、温病学说皆有邪留气分,出现阳明腑实宜下之论述。然世有“下不厌迟”之告诫,必待腹胀拒按,便秘,痞满燥实俱全,而舌苔老黄或有裂纹者始可下之,未免为时已晚矣。下法不仅能加速机体排除有毒物质,且能使偏盛偏衰之阴阳趋于平衡,使逆乱乖戾之气机循于常度,从而使邪正消长向有利于机体方面转化。

阳气困郁 每仗附子

王乐旬

(1921~),安徽中医学院教授,著名中医学家

王老临证体验,阳厥常可与闭证伴随而至,而阴厥往往可以成为脱证先兆。主张回阳之中必佐阴药,摄阴之内必顾阳气。创制一些邪正合治与寒温并用之方,今择其在外感热病治疗中运用附子的经验,介绍如下。

1 温邪内陷,肾阳不振者用附子

王老尝谓:“凡虚人感邪,虽自阳经传入,亦不可拘定于先有头痛发热等症,而以‘传经属热’一语印定眼目。”临床上,病在阳经,而中阳素虚,或寒凉攻伐太过,则正气不能托邪。此时,在病位上虽属阳经,却已经有阴经证候的成分了。如果辨证不精审,仓卒投药,则疗热未已,寒从内生,症见厥逆而脉弱沉细。纵然尚有若干热象,如烦渴胀满,亦应考虑其人阳气之不足。王老于温邪内陷,伤及真阴而阳气不振,无以托邪外出的病例,在加减回阳急救汤中果敢地运用附子,以助阳气,温经托邪,使邪气得药力一涌而出,转危为安。

患者,女,40岁。1957年5月22日诊。初起呕逆泄泻,继则寒热交作。曾就诊于附近一医,服藿香正气、三仁汤等剂,而热恋不退。延至诊时,呕泻已止,口渴喜热饮,时时烦躁,而四末厥逆,面赤戴阳,神识时明时昧,舌色红,尤如涂朱,并不干燥,脉濡细少神。此由患者中阳不振,正气不能托邪,龙相之火飞越于上,乃

由阳转阴,由实转虚之局。其舌赤如涂朱者,正所谓肾水凌心,逼其心阳外越也。

拟陶氏加减回阳急救方:红参(另炖)6g,生附片(先煎)6g,炙甘草 3g,北五味子 3g,麦冬 9g,细生地 15g,煅龙骨 15g,煅牡蛎 18g,肉桂 5g。另:用六神丸 20 粒分 2 次吞服。

服 1 剂后,神识渐清,面部阳色亦退,已不烦躁,四末厥逆渐温,舌色仍红,脉濡弱。治本原意出入,再进一筹。方用:吉林参(另炖)6g,生附片(先煎)6g,炙甘草 3g,麦冬 9g,干地黄 15g,煅磁石 24g。另:至宝丹 1 粒吞服。

1 剂服后,厥逆已回,神识亦清,舌虽红但已无涂朱之状。拟予益胃阴法以善其后。

阳厥转阴,病情趋于危重阶段,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变局。一旦误诊,处理不当,则变生于俄顷。王老指出:“下焦温病,温病条辨”中重养阴而轻温阳,如名为护阴和阳汤,却舍附子,未免偏颇。我早年行医乡里,该地为一严重血吸虫病流行区,所治病人中,有不少脾肾之阳不足,这些人即患感证,亦不典型,往往虚实相杂。结合临床实际来看,阳厥不是没有向阴厥转化的可能”。

2 湿重于热,阳被湿困者用附子

湿温证治,如湿从热化,伤阴劫津,以救阴通腑而生津液,与

一般温病治无二法。如湿重于热,则发热缠绵,身热不扬,昏沉困倦,舌苔腻白,脉来濡缓,四肢烦痛。王老治疗此证,每多避开常法,而以附子为主,参以芳香化浊之剂,以振阳气,则可湿开而热透,收效甚捷。

患者,男,50岁。1957年8月23日诊。湿热互郁,流注气分,漫布三焦,体温39.2℃左右,发热一候不退。面色晦滞,当脘闷塞,纳谷不香,便溏不爽,两足浮肿,日暮肿甚,舌苔白腻,脉濡而数。此脾肾阳虚之体,又感湿温病邪,邪气欲达而未能透达,热气熏蒸,湿邪重浊,阳气不振则湿不化,湿不化则热不休,勉予温通阳气而化湿浊,若得湿开热透,庶可使湿热两分而病解。方用:熟附片(先煎)9g,连皮苓15g,藿香梗15g,川桂枝4.5g,淡姜衣4.5g,五加皮9g,苍白术各4.5g,佩兰9g,通草3g,炒扁豆衣12g,神曲9g,米炒荷叶12g。2剂。

二诊时大便秘渐,日尚二三起。湿热交混之象尚盛,仍本原意出入。方用:熟附片(先煎)9g,薏仁3g,连皮苓12g,苍白术各4.5g,制川朴4.5g,通草3g,扁豆衣12g,神曲9g,米炒荷叶12g。4剂。

三诊时,胸闷已舒,渐渐知饥思食,颈项胸膈之间,磊磊累累,舌苔黄腻渐化,脉濡而带数,阳气渐振,湿邪已有退机,热犹未楚,拟再分解湿热。然脾肾阳虚之质,清润之品,用之宜慎。鞠通谓温邪之兼湿者,用药宜刚而忌柔:熟附片(先煎)4.5g,鲜青蒿9g,川朴花4.5g,佩兰叶9g,石菖蒲4.5g,净连翘9g,藿香6g,薏仁3g,赤苓9g,苡仁12g,通草3g,滑石(包)12g,炒黄芩3g,青荷叶尺许。

服完上方2剂后,身热渐退,诸症悉减,嘱再服2剂。继以甘露消毒丹出入为方,续予分解湿热,最后用七味白术散加减,作善后调理。

湿温证中,邪留气分,充斥三焦,若素体阳虚,或久施重投苦寒之品,湿邪适逢阴寒之助而暗中滋蔓,阳气愈被湿困,无以透发,每多病程缠绵,病情复杂。王老对此则强调:“用药宜刚而忌柔。不一定寒湿才会伤阳,湿为阴邪,湿温湿热证,在一定条件下,同样可以伤阳。即湿温病湿从燥化,往往余湿犹滞,即使燥邪一去,湿仍可卷土重来。治疗中当用附子扶阳逐湿,使阳得援而振奋,湿浊之邪自然可逐。如蓦然投以清滋苦寒之剂,其热将不可挽回。”

3 热逼入营,中阳闭郁者用附子

热邪入营,病情多深重。王老于临证中,视其邪机变化而施以方治。如中阳闭郁,邪热逼入营分,以致邪气欲达不达者,则采取寒温并用,妙用附子,温其中阳,促营热外达,给邪以出路。

患者,男,6岁。1969年7月20日诊。患儿平素体质虚弱,营养不良,大便常溏薄。此次起病时高热烦躁,继则热恋不退,精神疲乏,神识时明时昧,寐时呓语,四肢清冷,大便溏泻,躯干部有出血点,色淡不荣,唇燥口干,舌红少苔,脉来虚数。此热逼入营,中阳闭郁,邪气欲达不达,颇虑正气不支而有内外虚脱之变。舒驰远有石膏与附子同用之法,虽未必尽合于本证之治,然寒温并用,为本证所当取。方用:生晒参(另炖)3g,熟附片(先煎)3g,水牛角(镑,文火先煎)15g,细生地9g,带心连翘9g,石菖蒲4.5g,川

贝母4.5g,大青叶18g,银花12g,板蓝根18g。《伺方》至宝丹(去腊壳溶化服)1粒。

服完1剂后神识渐清,寢时仍有呓语,余症如前。原方加展灯心1束,嘱服1剂。服后神识已清,热渐退而未尽。于方中去灯心、至宝丹,加炒白术4.5g,扁豆衣9g,米炒荷叶12g,1剂。

服毕,神色渐振,热亦渐退,溏泻已止,邪机已转,法当清透气分之邪热,参以顾护气阴之品。方用:孩儿参9g,北条参9g,连翘9g,银花9g,鲜佩兰12g,扁豆衣12g,石菖蒲4.5g,生谷芽12g,碧玉散(荷叶包,刺孔)9g。2剂服后,热退神清。再予沙参麦冬汤合参苓白术散出入为方,作善后调理。

邪热入营,临床病情万变,实难执一而治。但极力创造条件,透热转气,候其热达于胃,使正气抗邪有力,则是治疗关键。王老在邪机欲达不达,正气不支而有虚脱之变的紧要关头,妙用寒温并用法,参入附子,使病邪能乘药势而外透,挽回了变局。

4 中阳不振,不能托邪者用附子

王老谓:“治疗体虚中阳不运,感召外邪之病,初起最难着手,不比壮实之体发表攻里,去邪除病较为容易。”首重起手开局,防变于未然,可收到预期之效。

患者,男,70岁。1960年2月10日诊。厨师为业,外腠内亏,邪乘虚入,恶寒发热2天,精神不振,但神识尚清。舌苔淡黄而少津,脉来沉细无力。此由患者中阳不振,不能托邪,致使津少上承,舌干、苔淡黄。必先扶其正气,温其中阳,俾得邪从外达,否则呃逆连连,势必内陷。药用:吉林参须(另炖)10g,熟附片(先煎)10g,生熟甘草各3g,防风6g,葱白10g。

嘱服1剂后,脉沉以起,淡黄少津之苔已转润,神色亦稍振。将前方之参须、附片各改为6g,再服1剂后,阴象已退。方用:淡豆豉10g,桔梗6g,薄荷6g,连翘10g,炒山栀6g,葱白10g,生甘草3g,淡竹叶8g。服完2剂,病愈。

此案系古稀之年,阳虚之体,正气不固,御邪抗病能力低下,外邪乘虚入侵。病之初起,切忌寒凉,否则气机闭塞,郁不开则邪不达,邪气每易内逼深入,变生危证。王老用参、附扶正温阳,且中阳斡旋,托邪气外达,故首剂即效。

过氧乙酸频伤人眼 专家提醒消毒剂使用要当心

因为过氧乙酸瓶爆炸,伤了眼睛,昨天凌晨,王女士和3岁的女儿双双住进了眼科病房。据了解,“五一”以来,解放军304医院眼科已收治了4例眼睛被过氧乙酸烧伤的病人。该院感染科主任吴明说,不是所有家庭都适合使用这种易燃易爆的化学消毒剂,使用过氧乙酸消毒要对症下药。

昨天上午,在解放军304医院眼科病房,记者见到了王女士和她3岁的女儿小珊珊。小珊珊面部肿胀,呈黑紫色,面部左侧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水泡,王女士的左眼周围也肿胀着,母女二人是被消毒液过氧乙酸烧伤的。王女士住在海淀区北安河,据她爱人介绍,前天单位给每人发了一瓶过氧乙酸消毒液预防非典,用可乐瓶装着的。他怕小孩子摸着,特意放在了离火炉2米远的墙角里。昨天晚上,王女士抱着女儿坐在炉前炖鸡汤,消毒液瓶爆炸,过氧乙酸液体喷溅到王女士和女儿的脸上。

304医院控制感染科主任吴明说,过氧乙酸具有较强的腐蚀性,对人体皮肤黏膜和眼睛具有刺激性。吴主任强调说,购买消毒液时,一定要使用国家卫生部认可的正规厂家的产品,配制消毒溶液并不是浓度越高越好,要按规定的比例配制,否则,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。(健卫工作室摘自新华网2003.05.09)